

林州文史資料

WENSHIZILIAO

◎ 第十六輯

林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第十六辑《林州文史资料》编委会

主 任:梁雪山

副主任:苏琦书

编 委:张卫平 李用法 王用周 赵 凡

林州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850 × 1168mm 1/32

字数 150000 印数 1000

林州市国富科技制版印刷
林州市内部资料准印号 200602

目 录

我的作家梦(三)	崔复生	(1)
林州盲艺人的历史状况	王买金	(50)
红旗渠工地上的文艺宣传队伍	郝顺才	(56)
林州城镇和农村所用乐器	桑玉昌	(60)
科举时代的林州教育	王买金	(62)
林州进士知多少	王买金	(66)
两进“老母窑”	陈家财 赵 凡	(70)
九死一生马苗生	李万全	(80)
后沟那 200 多具白骨	郭布舜	(87)
童年遭遇鬼子兵	崔启发	(92)
亲历倭寇兽行	刘银全	(95)

任村与林北县·····	张旺增	97
林县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	元士金	107
革命的一家·····	李存金	117
大奶傅雪品·····	刘银全	119
我的父亲与安阳印刷业·····	原国富	121
赵都中牟林州说的推定·····	张增午	127

林州历史名人(二)

牛 揆

西街刘翰林轶事·····	(150)
将军山下谈赵胜·····	155
任村张翰林家族的兴衰史·····	159
李见荃及其书香世家·····	177
牛应征父子的传奇经历·····	194

我的作家梦(三)

◆ 崔复生

汾河岸边的上兰村

汾河，曲里拐弯从吕梁山的北端流出来，由北向南和黄河平行着，象父子，又像一对亲兄弟。黄河在这一段冲刷下深谷，冲刷下峭壁，留下了荒凉，制造着淌不完的眼泪和血汗。汾河却善良，所是她流过的地方，便铺垫出肥沃的土地，有水便有人，有土地便有人发展。既然汾河平原上土肥水美，中华民族的始祖们，便老早就在这里游牧了定居了。汾河谷便成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便有了灿烂的文明与文化。最早的尧舜禹都降生在这里，又建都在这里。隋唐宋及元，李渊守太原，杨家将世代由河东出兵去征战，郭子仪、薛仁贵、司马光还有前边的裴介、关圣帝君关云长，后边的彭真、刘胡兰，还有金太谷银祁县、天下粮仓洪洞县。汾河两岸有煤有铁有米有面又有盐，这物华天宝养育了世代千万百姓，也养育了许多光照千秋的伟人和将军。

汾河流经的太原城西北，30多公里处有个上兰村，上兰村虽然只是山坡上汾河边的一个小山村，1952年全国许多人却已知道了它。它的出名不是啥好事，是特务制造过一起爆炸案，有群众受伤被炸死了。当时人们对特务很憎恨，特务就是坏人的代称。特务就是日本鬼子、国民党留下的或者派来专做坏事的坏蛋，至于特务为啥在上兰村作祸，后来才知道上兰村不是个看来平常的山村，汾河在这里有点特别了。

我是 1955 年 8 月的一天，扛着行李从太原市朝上兰村走来的。这一天天下着小雨，谁也没有带伞。我和几个同学有点垂头丧气地在雨中走着。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我心里经常胡思乱想着，首先是感觉到娘难过，家里经济很困难，全家十来口人，就靠哥哥在铁业社一月挣三二十元钱，自己继续念书的信心已经不足了。尽管没敢对任何一个同学说，自己已经娶过了老婆，也尽量不让最要好的同学察觉有关迹象，但心里怎能没有她？毕竟是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了。她再倔，也曾叫你开心过，而且她人样儿长得又那么俊，她要是又俊又温顺该多好？一心不能二用是真理，这些东西塞进了脑子里，学习成绩自然就只退没长进，班主任刘以嵩老师就曾批评我：马上要毕业，要考学了，你在胡思乱想啥？“我没想啥。”我第一次骗老师，老师以为我在想写稿子、当作家的事，便诱导，当学生首先得把课本上知识掌握好，至于搞创作，那是以后的事，那是你走上社会有了生活素材以后的事。实际上我是在心猿意马中初中毕业了，离开了山西省立长治第一中学初 17 班，离开了学校西北角窗外即是树林体育场的那一个教室。当时面前有几条路，一是升高中，接着考大学，那是富裕家庭子女的事，而且自己的年龄也偏大，即使家里有条件，还得六七年，出了学都快三十岁，家里事谁管。第二是上后师，东街师范学校刚有了两个后师班。“家有三升糠不当小孩王”好像那又是最困难家庭学生才去的。既上了初中为啥又上后师？如此开头不上初师？后来又听说后师只收初师毕业生。还有了一个新学校，名为长治市技徒学校，学制只一年，实际是准备开车床当工人，工人跟灵魂工程师距离有多远先不说，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中就有好几个同学，都是从小学开机器当工人时，有一个被高速转动的皮带轮把一只胳膊绞掉了，有一个轧掉了一只手，还有一个挂着伤上课。他们身体残废了，不能再干体力活，国家出钱让他们学文化，有了文化再去脑

力劳动为人民。这些同学也很乐观,因为他们的吃穿都由工厂供应着,当时的职工对这一项也最拥护,所以每次开群众大会喊口号时,工人举着小红纸旗喊毛主席万岁喊的最响亮。但我没想考技校的事,哥哥也不同意,“一心供你上学,上来上去还是个黑铁匠,看机器还不如打铁少操心。”最后,在同学们的影响下,报了个当时也算热门的、招生量较大的学校,这些学校对当时国家急需人才,短期培养最适用人才起了关键性作用。好就是好,不能后边的人总指责前边人不对,一切得从实际看。我报考的学校有来头,听说他的前身名叫华北第二工业技术学校,简称二工技。当时华北二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华北包括山西省、平原省,还有河北省、山东省,绥远省、察哈尔省时间不长就撤消了。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华北行政区主席杨秀峰,他那么大的官到乡下去工作时连马都不骑,他住在老百姓家和老百姓吃一锅饭,老百姓心里有啥话都对他说。半月后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同一个学校有十几个。这一年我们同期毕业了八个班,300多学生,这也是长治一中建校以来初中生毕业最多的一年,除了几个人考入一中上高中外,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离开了长治,其中考入太原化工学校的人最多。当时战备还是头等事,化工学校主要是培养制造弹药原料的人才,后来的方针是平时造肥料,战时造炸药,实际上硝酸铵就是既能作肥料又能当炸药。

离开长治的那一天早上,同学们都早早地吃过饭,赶到了东街,20几个同学各自带着自己的行李,上了一辆学校给包租的大卡车,当时的汽车还很少,好多人也还是第一次坐汽车。有些送行的家长交待了又交待,秦忠孝的父亲是个矮墩的胖老汉,胡子有点白了,也不知道他是高兴是显示自己能,还是为同学们壮行,他竟然在大街上一招一式耍起了拳。但真正站到旁边看的人没有,一是家长们对学生有说不完的话,二是学生有点紧张地上汽车,

搬行李，心不在焉。我没有人送，是我不让送，因为我是班长又是学生会干部，而且是团员，好象家里有人去送掉了价似的。所以哥哥掂着行李把我送到门口我就把他拦住了。“你别去了，同学们都不让家长送”“你可到了学校就来封信，可千万别着了凉，可别……”“嗯”。我应了一声，头也没回直走了，我不敢回头，我哭了，我听见哥哥也哭了，我知道他一直在看着我，他要不是还得跟厂里请假，他肯定要把我送上车。已经不是爹一年前当社长的时候，我想到了爹，哥哥肯定也想起爹，要是爹瞧见我去省城，去太原府……

人多罗嗦多，而且都是些没有出过远门的娃。所以汽车开动时，昏黄无力的太阳已经到了半天上，起码比预定的时间还迟一个钟头。汽车也像示威一样缓缓地行进在大街上，从东街到西街，招来不少人驻足观看，招来不少人奉承：“这些娃娃考上了，要登大码头进省城了，十年寒窗才熬个秀才哩。”同学们在车上有说有笑的，也有耷拉着头想爹娘的。汽车走出西关后，车上突然鸦雀无声了，耳边只有汽车马达的轰鸣，大家一个视线地看着远去的瓮城的痕迹，城墙的轮廓，好像都不认识它，又好像它在轻轻地说什么，同学们不由自主地把手举起来，摇着……

不知是什么原因，太阳还没落山，汽车过了沁县城没多远，便在一个镇子边停住了。沁县老名叫沁州，明朝出过个吴阁老，和河南彰德府的郭阁老郭朴是同僚，两个人为人为官之道相差却甚远。这郭阁老不仅有传世后人的“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一墙有何妨”的仁义巷及诗文“万间破舍一栋楼，楼上楼下不相投，几人楼上喝好酒，几人破屋泪双流。”还有那为民请命的“比萝卜”：话说这郭阁老深知故土水旱蝗涝多灾，朝廷让他巡视河南各地以后，回到京城仍然实话实说。那吴阁老呢，却是私欲专横，尤善拍马奉承，早晚见了皇帝都夸山西年年风调雨顺，一是皇恩浩荡，二是他

治理山西有方。也是皇帝还算不太昏庸，心里装有黎庶，于是心生一计。一日便把二臣传至殿前，命二人再出巡查各自带一个萝卜回来。郭朴深知河南百姓于水火之中，饿殍遍野，无食充腹，便找了个指头粗的白萝卜，塞在袖筒里带上金殿。吴阁老呢，一心想着请功论赏的时候到了，便命山西官员在各地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找到了个碗口粗十几斤重的白萝卜，耗用舟车骡马，搭夜运至京城。二人把萝卜承上御案，皇帝大吃一惊，便向郭朴：“河南萝卜都这么小？”郭朴说：“有的比这还小，更有很多地方连草都不长”接着问吴阁老，吴得意洋洋大摇大摆地说：“山西萝卜都长这么大，有的比这还大。”皇帝点了点头，信以为实，便说：如此河南减去三成赋税给山西加上。这吴阁老想，加就加吧，反正又不用我家出一个子儿。可是，不久他家的祖坟便被人盗，接着他的府第又遭天火。这些本是传说，可能加枝添叶，可能与真情有悖。不过“沁州黄”却是一方名产，是进贡的上品。这贡品是一种沁州广种的黄谷碾出的小米，这种米粘、软、滋、香，其色味独一无二。

司机把我们引进一个大屋，屋里有个两丈多长的大土坑，他说：男生就睡在这里。接着他又领着几个女同学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座小屋。我把行李放到炕上解开，又招呼同学们一个挨一个铺开被褥。我觉得还有事没做完，便急忙又朝那座小屋子走，这时正好巩竹清从屋里出来，她在我们班当了一年学习委员，两年文娱委员。我们见了面好像还在班里，尤其是我还有点大大咧咧地说：“把同学们安顿好了吧？你可要照顾好咱班的同学，有啥事找我”。她很听话地点点头，又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我们都有些伤感，心里好像有什么要说，又说不出。我还是班长，她还是学习委员吗？

雨滴滴啦啦下着，我们时不时地伸手擦擦雨水浇湿的额头，望着路两旁无尽头的刺槐林，望着生疏的匆匆赶路的行人，身子

疲惫无力地向前倾着倾着。对于自幼生活在长治城里的同学来，这40里路简直就有点像万里长征。

我们穿过树林，穿过还长着黄叶的玉茭杆田野，地势渐渐提高了，搭搭拉拉平顶小屋也渐渐多起来，我们终于站在了一个砖垛儿的铁栅栏大门前，看到了黑漆明光的“太原机械制造学校”的大牌子，心里惊喜地喊一声：到了。听人说这校牌刚挂上不久，暑假前挂的还是二工技。我们签了名报了到，便去宿舍。这学校果然是个大学校，很气派，走进大门后顺着宽大的水泥路回望，校舍一大片找不到边，边的尽头已经是山头了。整个校园在一面平坦的山坡上，大门的右侧是两幢很长的四层楼，接着是小楼，是广场、是饭厅，是一个很大的礼堂，还有一片说不出名来的房屋，还有几幢正在施工的楼，还有一个刚刚落成的很大的红瓦顶工字楼，这一个工字老远就能看得见，满共三划就占了几亩地。离中心大道一里多远的左边，树林中有一片红顶红墙的小楼房，后来才知道，那是校部和苏联专家教授居住的别墅，小轿车不断从那里出来又进去。

校园是宽大的美丽的，令人振奋的。不知当初是那个贤达把校址选择在这里，景色既好又肃静，又向阳又幽雅，在这里读书，可以说是再适宜不过了。

可是，学校再美丽是身外的，我的心情却跌进了低谷。一是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家，眼前的一切很生疏，二是我的班长我的学生会主席全自动没有了，当我第一次走进陌生的教室时，面对着一切生疏心理已够冰冷，班主任把班长、委员、团干等等学生中的大小头目宣布完毕时，我的心跳来跳去跳到了最后都没有听到念我的名字。这是怎么了？我很惆怅，又有些惊慌，怎么我的一切全没了？为什么全成了别人，这些人不也全是全省各地新来的学生？莫非他们也好像转团关系一样把班长、委员什么的也统统转来

了？我迷茫，迷茫的阴影中，心里滋生出很强的失落感。情绪低沉了。情绪低沉学习成绩自然不会好，尤其是那个讲物理课的戴眼镜老师，他60多岁了，讲课很认真很出力。可是他喷着唾沫星子翻来覆去讲时速，讲炮弹打出去的时间、距离、速度三者的关系时，他说了不知道多少每秒每秒米，一只手拿着黑板擦儿拍得讲台叭叭响，可我就是听不懂，翻不清为啥要每秒每秒米计算，而不用每分每米？不过听到一个同学正在设计一种会拐弯的坦克时，我突然兴奋了，一是很新鲜，头一次知道了坦克还很笨，不会原地不动就拐弯，在战场上有时候很被动。二是自己也早有过发明创造的奇想，由拐弯坦克我想到了会拐弯的炮弹。尤其是孙老师讲的语文课，我很爱听，孙老师个子不算高，人实在，样子像个从田间走来的老农民，他又是河北省人，离我老家不太远，口音很亲切。他讲课也很带感情，讲到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在“松骨峰”战斗时，简直像一个老艺人在说书，讲到一个受伤的志愿军咬掉一个美国鬼子的一只耳朵时，听到他的牙在咯吱咯吱响。听他讲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课时，我也很感动，自始至终沉浸在那美妙的境界中，这又点燃了我心中要当作家的心。

我在长治上小学时，三个最要好的同学，都来到了上兰村，我分在焊101班，李成则分的热处理，冯福元却学的是切削专业。虽然三个人听课住宿都不在一起，但毕竟在一个学校，每天还是有见面谈话的机会。特别是星期天，三个人便相约到校外去玩，有时到山坡上摘酸枣吃，有时坐在汾河边上谈心说话。汾河从远处的大山里流出来，看不到有多远。深秋的河滩已很宽，裸露着许多的白石头，河水只有二三尺深，河底的鱼虾全能看得见。河面上架着三根很长的树杆，顺着这独木树杆便过河去，走进一个叫王堡的房舍很分散的小村子。既然我们三个最贴心又是在异乡，我便异想天开给每个人起代号，代号跟外号不一样，要含义深又简单。外

号三个人在长治上小学时就有,那是根据长相身态取乐的,比如李成则脸型长,我们又刚学过诸葛瑾往驴子脸上写字,就称他为驴子脸上的字。冯福元头顶凹一些就叫吐鲁番。我的头顶尖一些,他们就喊我喜马拉雅山。这次在汾河边,我给李成则起的代号是日,冯福元月,我为明。冯福元开初很高兴,而且快到八月十五了。后来他又想了想不同意,说数他没有光,他要跟李成则换,成则说这是从大排小哩,数你年龄小,你不当月亮叫谁当。接着我们商议着过河,到王堡买火烧吃。福元又不同意,他说他不敢过那独木桥,他还说,他离家时爹娘除了给他缝了个拳头大的小口袋,里边装满了家乡的土,叫他在外头头痛脑热时,就取一点土喝肚里。还特别交待他,出门在外千万要记住,一人不进庙,二人不观井,没船别过河。我说水才这么深,咋会有船。他说水浅也是河,我才出门几天不能就忘了俺爹交待的话。他说着坐在河滩的一块石头上,意思是坚决不过河。成则眨巴了两下眼皮说:“你要是真的不过河也行,你买不买火烧,你要买就给钱,我们给你捎过来。”

福元急忙说:“买,买两个。”便从衣兜里掏出钱递给了成则。

成则得到钱,便拉着我急急忙忙朝独木桥上走,走完一根树杆歇脚时,两只手倦着对着福元喊:“你在这里老等着吧,我们上午不回来,下午就回来,你饿了就啃河滩里石头,尽你吃,我们饿了就连你的火烧吃了,你可别埋怨。”

福元一听上当了,便急忙站起来,大声喊:“等等我,等等我,我是先叫你们试试,只要你们敢过,我也敢过……”

十点多钟,我们又顺着独木桥从对岸返回来,而且是福元第一个抢先过来的,他站在河滩上逞能说:“瞧瞧谁胆小?胆大你不先过来?对你们说吧,没看见俺家院子里扯的那一根铁丝,我学杂技团的人,每天在上边走好几趟哩,树杆这么粗我挤着眼都敢从上边走。”

成则见他喷得没边没沿，便说：“有本事我给你蒙住眼，你去走一趟。”

福元说：“打赌几个火烧？”

成则伸出一只手：“五个，说话可不能放了屁。”

福元嘴一撇：“谁稀罕你那五个烧饼，掉进河里汀出关节炎，得吃多少副药，花多少钱？”

这时我已经盯住了河滩的北岸，半里宽的河滩北岸上，不远处便是山，就是我们学校依着的西南山。山与河中间，有一条公路，与公路并列的还有条铁路。我们来到学校快两个月了，还没见到铁路上过火车，有时夜里的睡梦中倒是不断听见火车轱辘撞得铁轨轰隆轰隆响。见到过有浅绿色汽车在公路上跑，全部是带着番号的军车，车上有时有三五个兵。公路上有两个持枪的兵站着岗，再向里走半里远便是个黑古隆咚的大山洞，也有兵站着岗，火车汽车到那里就全钻了山，汾河也就拐了弯看不见了。听人说那后边的大山全部是空的，原先是军火库，全部装的是弹药，谁要是接近那个山洞，不说三四就开了枪，所以断不了有特务在这里活动。

我对福元说：你别吹，你要是胆大，你向那站岗的跟前走一百步。

福元说：小菜一碟儿，走到他跟前又咋着，最可爱的人还敢怎么我。他说着便挺起胸朝前走，走够十几步，也许是偶然，本来一直面朝东的那个兵，突然扭过脸来对住了他，他也突然转身拐了弯儿……

有一天突然下通知，全校全体师生集中在大礼堂里开大会，这是我们头一次进入这个大礼堂，第一次看到那大房子里边坐上千人。礼堂的气氛很严肃，很紧张，会议的内容是“高岗反党集团”被揭露出来了。高岗前二年就听说过，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饶漱石是什么人？多数人不清楚，更不知道他咋当上了华东局书记

那么大的官。听了报告后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不明白高岗是共产党人又是那么大的官,他为啥还反党,这不是自己反自己?

反党集团是关系着国家的大事,但高饶毕竟离我们很远,谁都没见过他,除了冯福元悄悄说,这个老高要是专了政掌了权,咱可就回不去长治见不到爹娘了。大家只是心里有些儿紧张。紧张的原因主要还在校内。有一天冯福元突然把我和成则拉到了背人处,小声说:这可咋办哩,只怕连个囫囵尸首也落不下了。我们问他又出了啥事,他更神秘地说:等到毕业时,都得挨打哩,打死也不向外人说。我们也闹不清他说的虚实。又一天晚上,大概是夜里十点钟左右,他悄悄地把我俩领到大门里,那两幢长楼的北端,还没站住脚,便听见楼里有人拍桌子摔板凳,也有恐吓声,也有疼痛难忍的呻吟声,果然是在打人,在威胁人,而且很厉害。这又给我心里投下了阴影。后来才知道那是在肃反,在审干。原来这学校坐根就不是只招地道的学生,还有许多是来自军工厂矿上的在职人员,他们有的是领导,有的管技术,这些人有一大部分是从国民党手里接来的,五湖四海很复杂,当时的敌对势力又很严重,所以要肃反,要澄清每个人的真面目,就组织他们来这里学习,学习中过关,也有的说是毕业时搞鉴定,因为放一个坏人去,就很容易使一个厂矿变颜色,所以对个别狡猾的人,不给点触及灵魂的皮肉苦,是不会露出真相的。我们虽然不是这一类,但也怕万一轮到了头上。

还有个阴影是吃不饱,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动员农民卖余粮,支援国家大建设,1954年全国部分地区旱灾严重,全国粮食开始紧张,接着恐慌。到了1955年,粮食接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校的伙食也就下降了,出现了小米干饭也吃不饱,后来把一天两顿干饭改成了中午吃一顿,再后来一顿干饭也改成了稠糊饭。一个大饭厅开饭时几百人上千人,一个个象饥饿中的灾

民一样向里挤，门子挤坏了，窗户也开始有人钻，碗筷子瓢盒，碰撞着响不停，也有挤掉鞋袜踩伤脚面的，没办法，叫来十几个经济警察也难维持住秩序，我真正理解了“饿极必反”的涵意。不过学生毕竟是在受教育，饿是饿了点，但还没到几天吃不到饭不顾一切的时候，其实小米稠糊饭喝饱了是完全可以维持一个人的体魄的，只不过是软东西到了年轻人肚里，用不着跑跳几下早早的就饿了。所以出现本能的恐慌，所以两天做一顿小米干饭尽吃时，学生们吃饱了还想吃，所以出现了不光彩，个别同学吃得太饱肚子受不了了，走出饭厅就找背地方吐，吐罢又去吃。尽管如此也没谁嫌弃，因为谁都是吃得吭吭哧哧地，走路都不敢抬高脚。尽管事如此，学生也还没有到了目无纪律、闯进灶房抢饭的程度，还是哨声响起才象洪水一样朝饭厅里挤。一个星期还炸一顿油条吃，当然那是按人头分份儿的，学校说是怕学生吃坏了胃，实际上是油面都很缺。尽管一份儿只有三四根，半斤重，不少同学却舍不得吃，用纸包起来吃几天。学生饿合适了学校周围个别人便是烤火烧、蒸包子的当地老百姓，他们乘机偷偷摸摸地做着熟食小生意。总是你先给了他钱，他才装模作样的从一个不让你看到的地方，把食品拿过来，你如果空着手问他有××没有？他总是说：没有，我这从没卖过××。如果你是个生客，真的以为他不卖××要离开时，他又会用话拉你：娃，好娃哩，你饿了吧，你真的要买××吗？拿钱来。一手接钱一手交给你××后，还要特别交待你：别让人家看见，装好，吃了再走，可千万别对别人说俺卖××，要叫工作队知道了，你就掏钱也吃不上××了……我和成则在饥饿中，就是经过了这样的周折，才在独木桥那边，和五堡那个卖火烧的老汉接上暗号的。常言说：走惯的腿，吃惯的嘴，自从和王堡老汉发生关系后，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已成老顾主。没少磨牙费了嘴，也没少过河跑了腿，每当肚子饿的撑不住时，便往河那边跑，一次买三

五个火烧，路上吃一个留下几个。后来手头没钱了，一次只买三两个，更有困到极点时，来回跑三四里路去赊一个，实际上这等于白跑，一个火烧还不够三四里路体力的消耗。后来天凉了，当地老乡早上傍晚已经披上了棉袄。给哥哥寄了两封信，说了学校情况，说到吃不饱，叫他给我寄点钱，可是钱没来，只托人带来个口信，说以后就把钱寄来了，还交待我要手紧点，不能像爹活着时那样随便花钱了……我知道他没钱，可是我又饿得难受啊！一天早上，地面下了刺霜，刮着风，非常冷，我便解开枕着的包裹，取出个崭新的驼色厚绒裤，这是离开长治时新买的，都知道太原比长治气温还要低，为防冷备了条绒裤。我把这绒裤穿在了身上，又脱下来，我想了好一阵，连早操也没去出，“绒裤火烧”在我脑子里打起来。是穿上裤身子不冷好，还是吃火烧肚子不饿好？我最后决定不穿新绒裤，身上有一条旧绒裤可将就，只要吃饱肚子身子就不冷，肚子饿着身上穿得再厚也不热。第三天，我悄悄把这条从长治带来的新绒裤出卖了，因为这时我已经赊了王堡那老汉五个热火烧，他说再不给钱他就要找到学校来要哩。卖了绒裤后我精打细算着一天吃一个至一个半火烧，这样肚是基本上满意了。可是三天后下了场小雪，接着而来的是不停的西北风，再接着我感冒病倒了，到职工医院一检查，报的是胸膜炎，营养不良。打针吃药，体温一直偏高，旧病又犯了。接着又补营养，叫我专吃学校的病号饭，很当事很负责。因为系主任曾经说，我们是建设新中国的人才，两年后我们都是中等专家，在当时专家二字可是很吃香的。可是不争气，吃了一月病号饭，仍不见好转，特别是自己思想沉闷，情绪低落，常做恶梦，体弱虚汗。尤其同来的吴新元同学，他个子小，比我小两岁，本来体格就差，也冻出了关节炎，走路一拐一瘸。他情绪更低，见了我就哭：咱回去吧，再不走，小命就扔到这上兰村了……。

离放寒假只剩半月，但是我等不得了，归心似箭，几次向校部

申请,学校批准我休假两个月,我便离开了汾河边上的上兰村,离开了太原机械制造学校焊 101 班。

我的家在太行山

林县,历史源远,早在大秦一统天下的两汉就设县制,且几易其名为:隆虑、林虑、林州等。林县历属彰德郡、河北道、彰德府所辖,早有安汤林临内武涉之说。它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南接辉淇,东入平川,地势西高东低,土少石多缺水易旱。南部淇河之滨冲积有一层沃土,为林县土肥水美之最,土肥亩产五谷三石,水美淇河鲤鲫肉厚味鲜,早在殷周时期即为贡品。舟楫载鲜鱼沿淇河顺流而下,直奔朝歌城内,活鱼乃蹦而跳之,瞬成王者面前佳肴。因此,这一片沃土也曾划归朝歌属地淇县。更早期还有过淇阳县一说,而今的淇阳城村,便是当年名噪一方的淇阳县城了。林县的西部,多为荒山乱石,百姓耕作艰辛,收获甚浅,种一葫芦打两瓢的谚语,至少传了千年,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年人还常常把它挂在嘴边。林县历史上人多地少,贫瘠多灾,便有了也是传承上千年的“不吃外地粮不能过时光”。林县人虽以农为本,便也被逼出了第二条生路,巧赶嘴要饭逃荒——耍手艺。便有了林县大人小孩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龙头山上的七层塔(原名登龙塔后更名文峰塔),便有了传说中的半夜子时真龙到南关大池里汲水,便有了南蛮子盗宝,一座塔压住了真龙脉,林县该出三斗二升芝麻多的武官,变成三斗二升芝麻的四将(匠)了,便是林县世代盛传的铁匠、木匠、石匠、泥水匠。早在大汉时,林县也出过闻名全国的大孝子郭巨,大司农杜乔,也出过忤逆之首龙抓王世海城抹东北角。虽然龙抓王世海一点文字依据也没有,但林县许多人记得,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林县城的土城墙慢慢地一步一步被夷为平地